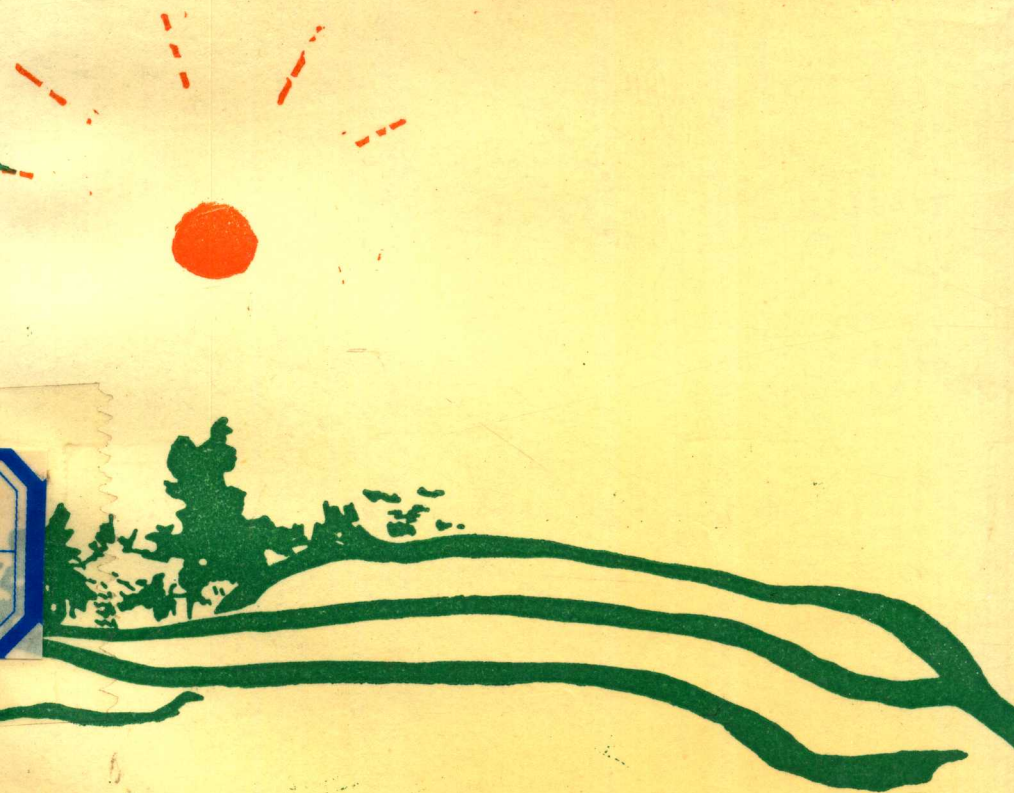


道真小说散文选



道真民族事务委员会选编

道真小说散文选

道真民族事务委员会选编

247.7
2585

为了不负道真

（代序）

韩 军

道真，既是人名亦是县名。

作为人名，就很有知名度。汉儒尹珍字道真，名垂史册千古留芳。

作为县名，知名度远不及尹珍其人，常常有外 界 人 士问：道真县？道真在哪一片蓝天下？

那么就告诉你：道真，于民国三十年也即公元一九四一年析正安县东北部所置。为纪念尹珍教化乡里的功绩以其字命名，这片土地处长江——乌江的三角地带，黔之极北。东南北三面樺入四川，在涪岸川盐入境的咽喉边界处立碑，竖为“黔蜀门屏”。屏内山势绵亘林荫覆蔽，溪流纵横谷坝相间。春来山花烂漫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秋风送爽满目金浪稻香十里山歌遥遥。

地方确实是好。

所以生长着世界珍稀树种——银杉。一千多株，在国内是最大的群落。于是道县称为“银杉之乡。”

这一方山水不仅生长古老的孑遗植物，这一方山水还养

育着一个开荒辟草的古老民族——仡佬族；养育着苗族、土家族等三十万各族人民。当然也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并且产生过“学压南方”的仡佬文人韩之显，苗族女诗人张逸仙，著书立说的王寅亮。但他们的建树以及道真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文化，都因为山深路塞而无为张杨。当然也就免不了散漫流失，当然也就很难形成一种氛围，得以繁荣与发展。所以直至廿世纪七十年代，道真只有寥寥几人在省级刊物发表小说抑或诗歌。

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道真的文学作品在黔北边地上如谷苗接二连三地冒出沃土。率先的是骆长木的《故事在哪儿结尾》于八三年在《山花》问世并于八五年荣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接下来就有土家族作者胡长斌的《古堡》获《满族文学》一等奖，此外还有苗族、汉族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话剧、电影剧本、小戏小品分别刊发于省内外报刊杂志。作者为一群，作品很有数。

作为民族事务委员会，我们责无旁贷地关注着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繁荣，于是在自治县成立五周年之际，决定编辑一部小说与散文选集，相对地集中我县各界作者近几年公开发表于省内外报刊上的创作成果。就算为后来的积累提供简略的资料吧。

就选编成现在这个样子，捧给大家翻一翻看一看，读一读，或者品一品。至少，在一定范围内知晓银杉之乡有这么一部文学集子也就聊以慰藉。

至于作品如何，至于选编如何，这就是读者的见解了。不管怎样，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心殷切期望道真涌现更多的作家，涌现更多的作品，不负道真这块土地。

目 录

穿草鞋的同志·····	吴 耕 (1)
喜·····	吴 耕 (7)
故事，在哪儿结尾？·····	骆长木 (24)
出嫁·····	骆长木 (37)
钓鱼、涵洞和翻车事故·····	夏世信 (50)
古堡·····	胡长斌 (56)
山路·····	张明贵 (69)
魔书·····	文 强 (73)
黑剑·····	韩敬忠 (79)
村话·····	冉涛声 (89)
优生·····	冉文学 (96)
雪落黄昏·····	骆长木 (99)
在那一个山寨·····	骆长木 (105)
为了国酒的荣誉·····	夏 山 (123)
沃野·····	胡长斌 (155)
和韵·····	胡长斌 (163)
梯子坝人·····	胡长斌 (173)
一片孤独的叶子·····	张明贵 (180)
龙先生·····	张明贵 (184)

血光·····	韩敬忠 (193)
信徒·····	韩敬忠 (205)
疲劳在黄昏消失·····	韩敬忠 (215)
棋道·····	文 强 (220)
放风筝·····	冉文学 (225)
圆圈儿·····	冉文学 (227)
祖传秘方·····	冉文学 (229)

满园春色关不住·····	熊茂全 (231)
桐花·····	肖 勉 (234)
人生散板·····	张金烈 (236)
旅途风景·····	张金烈 (245)
滴流赋·····	张金烈 (258)
考察拾零·····	冉根来 (264)
彩虹映碧添秀色·····	吴 耕 (267)
留在梦中的山林泉水·····	廖文波 (275)
银杉下的沉思·····	张明贵 (279)
不平常的爱情·····	文 强 (284)
青球岩留下的梦·····	夏世信 (296)
玉溪河,瑰丽的诗·····	史崇高 (301)
为自己真诚祝福·····	史崇高 (303)
蜡烛,春蚕,鸿雁·····	史崇高 (307)
秋雨中,你为我送行·····	史崇高 (308)
黑馍馍,白馍馍·····	杨旭萍 (313)

穿草鞋的同志

吴 耕

“穿草鞋的”，在黔北靠近四川的一些县份里，和某些特定名词一样，是对男子的通称。说起穿草鞋，我小时就听大人们说，还有“三耳江湖四耳客，五耳强盗六耳贼”等等考究；就草鞋的样式和种类来说，又有线耳、棕耳、麻耳、草耳、麻板、排板……；讲经济耐穿，要数正安的线耳草鞋。嗨嗨，我说到那儿去了，还是说正题吧！

我们公司有位穿草鞋的同志，……有人插嘴说：“穿草鞋的同志，我见到的多得很。在农村谁不穿草鞋呢？就拿城市来说，合作商店下乡收购鸡鸭蛋的同志，挑菜担柴上街来卖的农民弟兄，除了穿球鞋、布鞋的，穿草鞋也有的是，这也值得你来大说特说！”听着，不要打岔！我不是说的他们。就拿我来说，下县工作，只要走上一站两站路，也要穿上草鞋，穿草鞋走长路，既利爽，又‘起脚’。嗨嗨，说来说去，怎么说到我自己身上来了，还是说我们那位穿草鞋的同志吧！

“同志，你为什么老是要讲那位穿草鞋的同志呢？你谈

谈旁的同志的事迹不好吗？譬如说：你们那位曾经参加长征路过遵义的经理同志，去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先进工作者小陈同志……”唉，你们尽打岔！打岔，我就不讲了！“讲讲，我们不打岔了！”

我为什么要说我们那位穿草鞋的同志呢？第一，我与他接近，知道的事情比较多；第二，我到各个单位去联系工作时，他们差不多都要问起他，所以我也来个一举两得：一方面满足了你们要我摆龙门阵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在座有爱好文艺的青年，把他编成小说特特写什么的，登在报刊上让大家看看，也免得碰到我又要打听他，耽搁我的时间。

你看，我们穿的是棉布大衣，围的是围巾，戴的是手套，脚上穿起皮鞋棉鞋，围着火盆还感到冷飕飕的，要是我们踏在这火盆上的七八双脚中，忽然插进满脚泥巴蹬一双草鞋的脚来，你们是不是会诧异呢？“这么冷的落雪天，穿草鞋？”“那有这样怪的人？”是呀！所以旁的单位的同志打听起我们那位同志来，都说，“你们那位穿草鞋的同志，怎么怪眉怪眼的？”

他真的怪眉怪眼不？他有一对发光的圆眼，与又大又稀尾稍微往上翻的眉毛正好相称；说起话来，闪动着他那两个诱人的酒窝，加上他那爽朗明快的笑声，给人的印象总是和蔼可亲。他对工作踏实肯干，不过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爱皱皱眉‘眨眨眼，与他那爽朗的性格不大相称‘可是一看就晓得他是个爱动脑筋的人。搞群众工作他也真内行，走到那儿那儿的老乡就像与他是一家人一样。要讲选择面相的话，我若是个姑娘，也一定会爱上他的。不过，主意打错

了，他是结过婚的人。嗨嗨，我又拉远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怪眉怪眼；人些说他怪，是说的他那身装束。

你看，他几年来还是老穿着那一身51年52年供给制时发的灰布制服，现在已经洗得像白布一样，只是后襟上补那一块颜色稍深些，显得色调不够统一，衣领已经翻了一次又换了一条。冬天，在他那中式对襟滚身上也老是罩着那身洗白了的灰制服。这种穿着，在各单位也有的是，并不算奇怪。怪的就是怪在他那双脚上，你看他，不论大热天、落雪天，也不论天晴落雨，脚上老是蹬着一双草鞋。

的确，说起穿草鞋，在农村多的是，在城市也不少，没有什么怪的。可是，这个穿草鞋的人，既没有在农村工作，也没有作重体力劳动，而是我们公司一位搞外勤的干部。是一位好同志。你们想想，我们公司是地专一级机关，地点又在遵义市，他的工作又是与各个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公私行业以至居民打交道。特别是与机关、团体、厂矿、企业的来往中，他虽不是以“芒鞋布衣”入“乘肥马，衣轻裘”之群，却是穿草鞋在呢衣草履之中，一双毛脚杆，光起两片脚。要是落雨天，裤脚卷到膝盖。草鞋带得一脚肚泥浆，真是“泥巴脚杆”。这与尽是穿鞋套袜的同志相形之下，自然显得“岔眉岔眼”，不合“潮流”。人们对那些不合“潮流”的人，总爱称之为“怪人”。

54年我初由行政部门调到公司来时，也感到这个人有些怪，几天后我们便搞得很熟。我只觉得他和善可亲。我也问到他为什么老是穿草鞋。他的理由真不少，如果是热天，他会说穿起凉爽，如果说是下县检查工作，他会说走长路穿起草鞋利爽“起脚”，除了这两种情况，他也还有理由，在一

阵嗨嗨以后：“习惯了吗！”

习惯，常言说“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这样数年如一日的习惯，真不是易事。

他还给我谈过，50年他参加工作后，随着解放军剿匪，在追剿黄守璞匪部的韩家沟一战，还亏得他那双草鞋帮了忙。初参加工作，那时是供给制，上级发了双鞋就是穿不惯，在那秋雨连绵的季节里，日日夜夜的急行军，胶鞋穿起一步一滑的老是掉队。后来，还是照老样穿上草鞋才跟上了队伍。他与同志们一起，截住了溃逃的敌人，俘虏了20多个匪徒，被评为了模范。草鞋呀，它也有一份功劳，可不能埋没了它！

他曾以草鞋为题写过一首诗：

全心全意为人民，
布衣草履过一生；
芒鞋踏遍十二县，
还要穿它上北京。

他是52年土改结束后由县里调到公司来的。他当时的老同志由县里来遵义开会时，一见面总是用赞美的口吻说：

“喂！你还是布衣草履，你这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精神，我们真得好好向你学习哩！”“他是谁呀？”嗨嗨，老实我这个人，说了这一阵还没有介绍这位同志的姓名呢！

他姓蒲，单名叫俭，人些都喊他老蒲。我们公司的同志们喊混了，喊他叫老婆。女同志也这样喊。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蒲”与“婆”音近；一是他这人作事总爱婆婆妈妈的，像上年纪的老大娘一样，朴素勤俭，过路见根草草，也要拾回家去当柴烧。

的确，他的生活真够俭朴， he 现在是 20 级干部，可连手表也不戴个。一进大寝室，你看他那架床铺，满枕头的书，一条旧白被单上，搁一床叠得整整齐齐被面却已由蓝翻黄的棉被。床下除了有双备而不用的布鞋外，就是几双草鞋。你掉眼四面看看，他这床铺在其他床铺中间，就如同他穿着那身装束在呢衣皮鞋的人群中一样，很有些“岔眼”。可是你不要认为他死“扣”钱，他的钱可用得正，除了买书就是储蓄。他的招子上总常是存他个百把块，年年买公债，最少也要买他个一两百元。

你也不要误会只是他自己用钱精打细算。他呀！作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我们公司搞外勤的同志，都配得有一两自行车。你不要看我不常跑外面，可我也领有一辆国产永久牌的车子哩。骑单车讲技术，不是我老鼠子爬秤钩——自称，的确确有一手！不论“单边上”、“双丢把”、“带人”……嗨嗨，我这个人，说去说来又说到我自己身上来了！公家也配了一辆给他，他却不常骑；他常说：“这么大个城，抬抬腿就到了！走走吗周身活动活动。”“你可晓得呀，多骑一次就多磨损一些，少骑一次就多用一回。”就说他有事骑了，马上又擦整得干干净净，所以他那辆车子，骑了两年多还是新崭崭的。

有些区长呀，区书呀，进城开会下社工作，总要带个通信员使唤使唤。可我们那位同志呀，他才怪呢！下县检查工作，譬如到道真、正安、习水、婺川这些县份，要爬又高又陡的山，步行几百里的路！谁走过道真吗？谁晓得龙洞关、云峰山有多高吗？嗨，你们没走过，听我道来，“绥阳走正安，有个龙洞关，爬了大早晨，才上山颠颠。”这还不算，

还有云峰山呢！“龙洞关、不算山，云峰山，可摸天，爬了大半天，腰酸脚软口又干，猛抬头一看，哎呀呀，还在半山山。”这些路我可都走过，真是名不虚传，要是碰上落雨天，爬一步退两步，那才真够你受哩！嗨嗨，该打该打，我又扯远了，我们还是说我们的老蒲吧！

老蒲出差，那一二十斤重的背包，总是自家个扛，有人善意劝他：“为啥不请个人挑？反正公家可报销嘛！”他可不承情。常说“一二十斤重，有啥希罕，自己反正是空手嘛！再说一二十斤重，请人挑总要算一担力钱。”如碰上三两个同志同行，却不过情，大夥凑合着雇个人挑，他也总是走上一二十里，又要帮忙挑上一肩。所以几条路群运站的同志们，也都给他混得很熟。

他的事迹可多着呢。嗨！你们张嘴瞪眼看着我干什么！哟，你们看，十点了，我的龙门阵也该煞尾了。“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我就只好把他本人介绍给你们，让你们各自和他本人谈谈。要我说，我实在说不出那么多来！……

喜

吴 耕

凑巧的很，公司里几年没闹动过的老邓、老杨，最近忽然提出要与他们农村的爱人离婚，就是53年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刘时雨也在闹着这件事。为了让同志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工会和青年团准备组织一次关于“如何巩固夫妇感情”的座谈会。

业务股的张股长，过去离婚问题也是闹得最厉害的，自从54年他爱人来住了两个多月以后就未闹过，还帮助他爱人学会了1,000多字，现在感情很好。所以工会委托我去邀请他作专题发言，他推辞说：“自己谈自己有啥谈法？”后来由工会主席亲自去请他，他终于在会上讲了他的故事。

1954年12月初，雪开始融化，污泥溅满了裤管。我下行业去转来，通讯员小李正在大门口东张西望的，一见我就说：“张股长，大步点，有人正等着会你！”“谁呀，在哪里？”我边走边问。他把嘴朝内一咧，一本正经地

说：“快去吧，在办公室，人家等得好急啊！”小李是有名的调皮鬼，平时有说有笑的，今天却未带一丝笑容，可能真有什么急事在等着我吧。我来不及细问，急往办公室奔去，一脚刚跨进门槛，小李在背后噗哧一笑，随即哈哈大笑大家都象约好似的齐笑起来。我正莫明其妙，一个红晕而且熟悉的面孔闪进我的眼帘，虽然头略低着，但那对闪亮发光、不胜含羞的眼睛却直视着我，不由我一愣，“啊，她来了！”

大前天我才接到娘的来信，说四年多没有见我，很想念，准备叫娥子来看望看望。我急忙连夜回信叫她暂时不忙来，竟没想到她还是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

我一转念：既然来了也好，那我们就可以摊开来好好地谈判一番，免得一心挂几肠，以后还要扯旗放炮的。

话虽这么说，事情可不那么简单。正象大家知道的，在她来以前，我向组织申请过，与同志们谈起过，反正我是打定了主意：离婚，坚决离婚。可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背地这么说，离婚的事一点都不敢让她知道。我并不是怕她，实在是念着娘年老多病，又经常来信夸娥子怎么怎么好；如果让她老人家听到风声，一时转不过念来，有啥闪失，我可承担不起。这次她来，的确是个好机会，但还是我得防着她抱着娘的大腿狠，需得策略些才行。我想：我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拖得她自己提出来离婚更好；要是不然，搜集起她的缺点，提出离婚也才有事实根据。

晚上，大家都来凑热闹，笑笑嚷嚷闹个不休。我也勉强买些葵花子和水果糖来应付着。女同志们都围着她问长问短；小伙子们都扭着我要给大家介绍。我真烦死了，哪里还有心思介绍呢。大概她也看出了我这执拗的神情，便自动介绍起来，又

是倒开水，又是招呼客人坐，就象熟极了的样子。中心自然逐渐集中到她身上去了，人们都围绕着她，听她谈起农村最近的变化，她的互助组如何增产，以及路上走了几天雪有好大……等等。我反象是个来看别人夫妇聚会的人似的被丢在一边。我看看她那闪动着的嘴唇，又看看她的衣服，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头上缠着白帕子，脑后茶杯大一个毛纂，蓝布短袄衣摆翘得又高又圆，裤脚扎在袜统里，袜统上尽是黄泥巴。唉！越看越不顺眼。不过听到杨伯娘她们临走时讲的“真大方，哪象乡下人？”“她张那嘴呀，就象八哥那样。”“你看人家多进步，难怪当互助组长呢”……我的心也感到乐滋滋的。

人，陆续散尽了，夜显得格外寂静，要不是撒了一地的葵花壳和包糖纸，再也看不出不久前欢乐的人群在这儿留下的痕迹。我俩对面坐着，火盆内喷射出火星和喳喳的微响，落在火盆内的葵花壳，这时微微扰乱了一下夜的沉寂。空气越来越紧张。我俩都想找点话来谈谈，可谁也不愿先开腔。本来就有很多话要说，这时又象没啥说头。我想起结婚的夜晚也是这样：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先睡，最后还是我先……

“老张，你看同志们多好啊！你还没有回来，他们就把这间屋子收拾得好好的。”这回却是娥子先开了头，紧张的空气立即到得和缓。于是我也搭讪着谈了起来。我们谁也不再拘束，从个人生活谈到亲朋消息，从生产谈到工作。她变了，一个害羞得一天不说三句话的姑娘，竟说得头头是道，什么去年学习了总路线，乡里提倡土变田，全互助组都增了产，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呀，什么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行啦。她就象向领导会报工作一样

简直有时使我插不上嘴。不过说齐天，讲到地，我还是把住我的决定，说什么也得离婚。

后来她又谈到我们那个地方啥都好，只是一点不满足：人烟稀，单村独户组织不起夜校，又找不到老师教，没有学到文化。她绕了一个圈子，才跟我提出保证和要求：她保证努力学习文化，要求我保证教好。我略略迟疑了一下，差点喊出来：“好哇！竟给我布置起工作来了，我还没有请教你来干啥呢。说实在的，这几天工作也真忙；一方面我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谁管你学不学，与我啥相干。”我劈头就给她顶了回去：

“你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

“哟，才来就叫我回去呀！要不是娘一次两次地催，路又远，坡又大，落雪下凌的，我才不来哩！”她嘟着嘴，神情倒怪可怜见的。

“我是说，你准备住多久，好安顿你的学习。”“不即不离”嘛，我马上转了个弯。

她偏仰着头，望着我微笑起来：“娘说的，明年后（闰）三月就回去，要是有了的话，也可早点转。”

“要是有了的话。”我重复着还未了解，“有什么呀？”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有了——有了——”很久才说出一个“喜”字，随即又在喉咙管里打了一个转身。

我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我笑了。记不清是那部电影的一个镜头在我眼前一闪，我猛地站了起来，狂抱看她，她的头往左后方死死的仰望下去，我没有吻着。

“真不懂什么是爱情，土包子！”我感伤地哼着，我洩气了。

请原谅我把这些个人生活的私事也扯上。不过她来的第一晚上就是这样不愉快地渡过的。

我翻来复去没有睡着，另一头被子也在不匀净地抖动，我知道她一定在抽泣，在难过。

老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离婚的主意是打定了的，不过我还得站稳脚。要不我早就另外找到对象了，我们股54年初中刚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不是有好几位女同志吗？她们当时都还没有对象哩。我倒不是担心离婚不成，我担心的是我这个股长，我的党籍，要照这样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对她的态度是“原则”还得坚持，不是“原则”问题就将就她些，让人们议论起来也不会说我对她不好，反正我自己清楚骨子里是什么。只要她等都得下去，隔十年八年再说，我现在才二十二三嘛，到那时也不过三十出，找个对象我想问题还是不大。

我以为她要求学习文化，只不过向我表示她求进步而已。再者她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恒心，谁知第二天她真的就买了《农民识字课本》来要我教。第一晚上还哭呢，不知她怎么这样快就转过口来。我转念一想，硬顶下去也不行，“不即不离”嘛，既买来了，我就教，一连教她四课；要是明晚上读不出来，那好，还是乖乖的给我把书放下。谁想到第二天晚上连第五课第六课她都认得了，一个礼拜就读完了《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我并没有教她些什么呀，怎么这样快呢？是不是她在乡里读过来？我特地向家属小组打听一番。

原来，头一两天，何大嫂子、杨伯娘她们这些家属都来陪她玩，很快她们就混熟了，有时读书写字疲倦了，她也到